

傻女婿

一、拜 年

民国初年，有个姓白的财主，外号白蚂蚁。他惯于趋炎附势、巴结官绅，竟把独生女儿翠珍嫁给县长的傻儿子。

年初二，傻女婿到岳父家拜年，呆了一会儿，就冲着老婆说：“你们小镇那些顽童指手划脚说我戴个碓坎（呢料礼帽），挂张蚊帐（长衫），是你爹教的吗？真讨厌！”他还嚷着要回去，可急坏了白老财。

“姑爷……”

“别嗦唆！我来了没喝一盅酒工夫，你家里的人就给我起了什么姑爷呀，姐夫呀一大串外号，真是岂有此理，把我当马留溜仔（小猴子）耍弄啦！”

白财主强装笑容地好生劝慰，傻女婿才安静下来。

再说镇长夫妇和商界头目都来向白老财和傻女婿贺喜，白老财盛情挽留他们与傻女婿共进午餐。白翠珍恐怕丈夫在酒宴上出丑，郑重其事地叮嘱他：“我捅一捅你的脚，你夹一箸菜，要少吃肉，少说话。”

主宾相继入席，白翠珍坐在傻女婿身边。她好久才捅一捅傻女婿的脚，傻女婿好久才夹一箸白菜。”大家酒过三巡都扒饭啦，白老财见傻女婿闷声闷气的，还未夹过一块肉，便笑嘻嘻地说：“姑爷夹菜呀，夹菜呀。”刚好，一条小狗叼块骨头撒起欢来，猛踩傻女婿的皮鞋，傻女婿以为是白翠珍捅他呢。这下可热闹啦，傻女婿把筷子伸到叉烧盆里，从盆面翻到盆底，又从盆底翻到盆面，夹了最大的一块肉，气愤愤地吼道：“你傻女不叫我吃肉，老半天才让我夹一片白菜，你老壳也不准我吃肉，我就来个罗通扫北，看你白……白白……气死！”他刚把叉烧塞进嘴里，又端起一大碟白切鸡，象扒饭那样往嘴里送。这时，白老财暗暗叫苦，再也装不出笑容来啫。

二、寿 宴

傻女婿拜年出了丑，白老财便教训白翠珍：“你要多下的心机，把女婿教聪明些，老夫一定要挽回面子来。”

过了大半年，白老财六十一大寿的日子快到了，他询问白翠珍把傻女婿教化得怎么样。白翠珍好大喜功，扯了个谎，说傻女婿变成精灵鬼了，这使白老财听了喜出望外。那时正值秋高气爽，白翠珍把傻女婿带到郊外，以便现场施教。白翠珍说：“你放眼看看，不懂的就问。”傻女婿昏头昏脑的“晤”了一声。他们走着走着，走到一条独木桥边。傻女婿问：“这是什么路呀，好走吗？”白翠珍回答：“独木搭桥真难过。”他们缩回头，向右边拐个弯，顺斜坡而下。走着走着，看见一只白鹤站在干涸的山塘里。傻女婿问道：“那是什么物件呀？干什么的呀？”白翠珍再回答：“笨鹤守干塘。”他们继续漫不经心地走，走着走着，傻女婿看见一只只白嫩白嫩的小虫从泥洞里爬出来，又问是什么。白翠珍又回答：“白蚂蚁，嘴巴硬硬一肚屎。”说着她伸脚向蚂蚁猛踩猛踩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哪个出头哪个死！哪个出头那个死！……”傻女婿真的聪明了呢，把白翠珍回答的话一一记在心里。

白老财六十一大寿那天，白老财、白翠珍、傻女婿、镇长夫妇和商界头目又同席欢宴啰。白老财故意让傻女婿卖弄一下小聪明，示意佣人只递给他一根筷子，傻女婿说：“独木搭桥真难过。”镇长争先恐后地捧场：“贤弟聪颖过人，可喜可喜。”白老财又示意佣人给大家斟酒，单单让傻女婿的怀子空着。傻女婿又发话：“笨鹤守干塘。”商界头目抢着奉承：“贤弟满腹诗文，出口成……哦，奇才吐字值千金，可贺可贺。”连白老财也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，边捋胡子边说：“老夫虽无子福，贤婿也能替鄙室光宗耀祖呗。”说完他站起来亲自为傻女婿斟酒。傻女婿这一下来劲啦，霍地站了起来，双手猛晃桌子，双脚猛踩地板，喷着沫星说：“白蚂蚁，嘴巴硬硬一肚屎。”他越踩越起劲，越晃越热火，扯开喉咙大喊：“哪

个出头哪个死，哪个出头那个死，……”他瞧见同桌的人面面相觑更是得意忘形，抓住桌边用力一翘，杯碗盆碟统统腾起几尺高，鸡鸭鱼肉撒得满地都是，连白老财的寿帽寿衣都被汤汁泡湿了，又酸又咸又苦又辣。活该！

口述者：郭贵业，男，三十六，高小文化，汉族，合浦县南康镇人，工人。

搜集整理者：南 樵，男，四十五岁，大学毕业，汉族，合浦文联干部。

流传地区：合浦县一带。